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文涛

山东省136个县市区，全都去过的人所占很少，而对于考古人来说，那还真有可能都去过。常常因为一条线路勘探就涉及十几个县，一年辗转若干个县做考古发掘也是常事。每到一地，对该地历史和出土文物做一些了解是常识，也能对自己的后续工作有所参考和帮助。我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查阅地方文献，二是看当地博物馆。查阅文献，自己静悄悄地看就行了。看博物馆，初来乍到，不清楚器物出土地点，不熟悉既往工作，总得和当地文物干部交流下才行。我素喜书法，而各地博物馆的馆名大多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所题，聊得多了，我多会捎带问问博物馆名题字的由来。问的地方多了，也积攒了一些故事。

先说山东省内第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的青岛市博物馆，馆名是启功先生所题。我曾问过他们，言称是1980年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来青鉴定古代书画作品时，当地请鉴定组的成员之一启功先生所题。这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现在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但该鉴定组却对中国现存的古代书画、碑帖的鉴定、保存、修复、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0年代，在经历“文革”后，中国古代书画再次空前聚集，国家适时于1983年8月调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当时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组成鉴定组。历时八年，行程数万公里，过目古代书画十余万件，最后集结编纂24册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大大超越了宋代、清代的典籍整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重要参考资料，堪称“当代石渠宝笈”。

启功先生担任鉴定组副组长。据谢稚柳先生助手劳继雄先生回忆，他们一行是1988年5月抵济南，鉴定完山东博物馆藏品后，赴青岛、烟台等地继续工作。青岛市博物馆的馆名书法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请启功先生题写。这六个字写得清隽儒雅，点画坚净逸润，辨识度非常高，让人过目难忘。因为这不单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深厚的学养融化成了深厚的底蕴，深厚的底蕴幻化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次，启功先生在青岛留下墨宝不只这一件，青岛文物商店、海军博物馆等文博机构都有老先生的题名，且是分文不收。

同样是地处胶东的烟台，也是文化遗产丰厚之地。近代以来，是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早在1958年烟台市便组建成立博物馆，经过六十余载几代人的奋斗与守护，今日早已名列国家一级博物馆方阵，而且是全省唯一有考古发掘

资质单位的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的馆名由郭沫若先生所题，这应是省内唯一一处郭沫若专门亲笔为博物馆题写的馆名。这个题名的机缘与徐悲鸿、廖静文先生有关。1963年是悲鸿先生逝世10周年，那年在烟台办过一次纪念展，展出的都是先生最经典的作品，轰动全国。先生夫人廖静文也参加了展览活动，后又多次到烟台。1964年由廖静文先生牵线，请郭沫若先生为烟台市博物馆题写馆名。

地处鲁南的枣庄是山东省的老牌煤化工、能源和机械制造基地。我在枣庄多个区县开展过考古工作，对其感情很深。枣庄市博物馆于1984年开始兴建，馆名是由枣庄籍著名剧作家、诗人贺敬之先生所题。我曾请教过枣庄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李光雨先生关于博物馆题名的来历。李馆长说，1987年贺敬之先生回老家台儿庄区，在台儿庄提出想看看家乡的博物馆，后到市中区参观博物馆，在接待室里，当时的市文化局长请他为家乡新落成的博物馆题写馆名，贺先生乡情深厚，提笔写就“枣庄市博物馆”。贺先生不以书法名世，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的执笔歌剧《白毛女》，填词歌曲《南泥湾》，上中学时，背诵过他的诗章《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但他的书作也和他的诗章一样豪情万丈。“枣庄市博物馆”这几个字写得势态飞动，气韵流畅，无法无羁却天真烂漫，具有十足的文人气，实为难得的佳作。

在山东县级博物馆中，论藏品丰富，一直有“三州鼎立”之说。青州馆以中古石刻、造像名满天下，滕州馆则以两周铜器、玉器享誉海内外，莒州馆的史前陶器更是琳琅满目。这三馆中，我去得最多、最熟悉的是青州博物馆。1959年，益都县博物馆在老城南门里偶园成立。1982年，当时益都县委、县政府决定配合该地区改革开放，选地另建博物馆。在夏名采先生的建议下，新馆建在了老城西门外范公亭公园南侧，也就是后来发现的大名鼎鼎的龙兴寺遗址西北侧。我曾求教过原青州馆王瑞霞馆长关于舒同先生题名问题，青州新博物馆1984年动工开建，到1985年，青州物资局大楼建成，当时县领导去请舒同先生题名，同时也代请舒同先生题写了博物馆馆名。这个馆名题写得很有意思，当时青州叫益都县，于1986年才改为青州市，1985年冬舒同先生的题名已题成“青州市博物馆”，虽然那时撤县设市也在筹备中，我估计青州博物馆是当时益都县所有机关事业单位中第一家先人一步写好新匾额的单位。我见过这个馆名题签原件照片，竖式条幅，写得刚健雄浑，意气飞扬，字字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到1989年青州市博物馆初步建成后，制作的题名匾额中，去掉了“市”字，成了“青州博物馆”。这个问题我没有请教知情人，因为我自己就更赞成改后的这个名字。青州虽然现在有点“没落”，是潍坊市的代管县级市，但只要了解点儿历史，我猜也都会赞同我的想法。因为《禹贡》里的“海岱惟青州”、汉代的青州刺史部、南燕的国都、北齐的东都，不是一个青州市所能涵盖得了的。这个“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的内涵很多、很广。青州的明白人去掉了这个“市”字，我觉得恰当而实际。

作为我国博物馆室内陈列古代石造像，青岛博物馆收藏的“双丈八佛”可谓体量最大，且同殿两佛并立，皆为北魏圆雕，为世所仅存。这两尊北魏石造像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两佛并立”式北朝佛造像，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之作。北魏时期多为石刻造像，在中原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艺术表现形式逐渐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这种生动的雕刻不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还洋溢着一缕缕饱

全国室内展陈仅此一对

青岛博物馆镇馆之宝：双佛并立的“丈八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雅洁

走进青岛市博物馆，一楼大厅内的两尊北魏石佛像让人不禁驻足。这两尊石佛像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室内展陈的两佛并立的“丈八佛”仅此一对，这也是该馆三件镇馆之宝之一。

雕刻工艺精良，石佛像神韵与风雅并存

青岛市博物馆藏两尊北魏石佛像，俗称“丈八佛”。每尊佛像身高一丈八尺（约今6米），重约30吨，采用石灰岩材质以单体圆雕法一气呵成。石佛像造型优美，雕刻技法娴熟，神态栩栩如生。如此体量的年代久远、保存良好的单体圆雕石造像十分罕见。

两尊石佛像造型基本相同，身躯稍稍前倾，头做高肉髻，是道行高深的象征。面型削瘦适中，大耳下垂，深目高鼻，细长弯如新月；眉宇间有白毫相，脖颈细长；目光下视，微含笑容，呈和蔼慈祥之态。由于北魏的统治者来自鲜卑拓跋部，这样的开脸，除了庄严而又慈祥之外，五官的雕刻颇有少数民族的风情。

两尊石佛宽衣博带，内着僧祇支，束带结于胸前下垂，外着褒衣博带式正披，衣着厚重又不失轻盈之感。他们双足跣立于莲花座上，莲花瓣呈尖头状，下面还有方形须弥座，底座中间刻有一裸身力士，双手扶地；袒胸彭腹，头顶花盆，两侧各刻有一罗汉守护，并有手弹琵琶的姬乐侍从浮雕，也充分体现了北魏在进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后的服饰风格。

这两尊石佛均掌心向外，右手宣扬施无畏印，表示佛无所畏惧、庇护众生；左手垂施与愿印，表示佛满足众生的愿望，普度众生。看那大佛衣服上的雕刻纹理，让人仿佛感受到坚硬的石体表面似有一阵微风吹过，可以说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十分生动。由此可见，北魏后期佛像造像更加追求神韵与风雅的艺术特征。

“两佛并立”式丈八佛，我国室内展陈仅存

这两尊北魏石佛像最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两佛并立。

青岛市博物馆藏两尊北魏石佛造像又称“双丈八佛”，这种“一殿两佛”的造像模式可命名为“两佛并立”式造像。据史料记载，北魏中晚期曾流行过“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但并没有“两佛并立”这种立佛的造像形式。曾有专家研究，“两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是“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

作为我国博物馆室内陈列古代石造像，青岛博物馆收藏的“双丈八佛”可谓体量最大，且同殿两佛并立，皆为北魏圆雕，为世所仅存。这两尊北魏石造像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两佛并立”式北朝佛造像，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之作。北魏时期多为石刻造像，在中原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艺术表现形式逐渐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这种生动的雕刻不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还洋溢着一缕缕饱

经沧桑的历史感，一层层充满文化底蕴的厚重感。

北魏石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室内展陈的“两佛并立”式丈八佛仅此一对，石佛像对研究北魏时期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石雕艺术史以及山东历史文化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两尊石佛像的雕刻工艺将北魏时期的佛造像艺术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它们曾经的沧桑和安然的回归，也是一个传奇。

镇馆之宝曾落日军手，几经流转终落户

两尊大佛能保留至今，可谓历尽沧桑与磨难，十分曲折。

这两尊石造像原安放于山东临淄龙泉寺内，据《临淄县志》记载：“龙泉寺在龙池村西北淄水岸上，尚有石佛四，各高丈八尺”。“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六朝物也，欲购之不可乃止。”

1928年日军占据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后，日本商人曾两次预谋将佛像盗回日本。据1928年7月24日上海的《申报》报道：

“……临淄县龙池地方，有石佛两个（应是四个，另两尊为北齐石菩萨造像），成化碑一座，碎碑一方，在数年前曾有中国败类，拟将佛碑等以三万元之代价售予日本人，为地方人士闻知，出面干涉，故未成交，此次日本占据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以迄青岛，龙池适在日本人所谓之二十里以内，某日人垂涎龙池之古佛碑等已久，乃于本月十五日，率人将佛碑一并劫取，运至淄河店车站，预备运往日本……”而当时正逢发生济南“五三”惨案之后，日本侵略者迫于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日斗争形势，未敢将这批文物劫运，只将两尊小石像的头盗走。

1930年，原青岛市铁路局局长、青岛四方机厂原厂长栾宝德获知此事，派专车将这两尊石佛像运至青岛，安放于当时厂外的四方公园内，供游人参观。后来四方机厂厂址不断扩大，就把这批文物圈进厂里了。直至1979年，两尊大佛才被从四方机厂原址运至青岛市博物馆永久收藏。2000年青岛市博物馆东部新馆正式开放，历经风雨沧桑1500多年的丈八佛终于得以在室内保护并展出。2010年，在青岛市博物馆建馆45周年时，从馆藏珍贵文物中遴选的20件候选文物中评定出北魏石造像、宋钧窑鼓式瓷洗、明正统版万历刊《道藏》为镇馆之宝。

需提及的是，与两尊石佛像一同落户的，还有两块相关石碑，一块为“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大型碑首，另一块为“龙泉寺记”石碑，现碑文已基本不可辨认，无法知道其确切年代，关于大佛来龙去脉的更多详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两尊立于青岛市博物馆的大佛，都是为世人留下的珍贵艺术遗产。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刘燕



不讲文物咱就说字 我所了解的山东省几家博物馆题名的来历 题名背后有故事